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三十八卷 平郟陽盜

憲宗成化元年夏四月，荊、襄盜劉千斤反。荊、襄之上游為郟陽，郟，古麋國，春秋時為楚庸庸，地多山。元至正間，流賊作亂，終元世，竟不能制。明初命鄧愈以大兵剿除之，空其地，禁流民不得入。然地界湖廣、河南、陝西三省間，又多曠土。山谷層塞，林箐蒙密，中有草木可採掘食。正統二年，歲饑，民徙入不可禁。聚既多，無所稟約束，中巧黠者，自相雄長，稍能驅役之。漢中守臣以聞，且言：「不即誅，恐有後患。」上曰：「小民為饑寒所迫，奈何遽用兵誅之！」命御史金敬往撫輯。敬至，謫數人戍，餘聽聽撫，而大奸皆潛伏不出。尋復縱，勢益滋蔓。有錦衣千戶楊英者，奉使河南，策其必反，上疏言：「流逋之眾，宜選良吏賑恤其饑，漸圖所以散遣之。」辭甚諄切，不報。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，因循不治。至是，千斤遂倡亂。千斤名通，河南西華人，有膂力。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，通手舉之，人因號為劉千斤。正統中，潛往襄陽房縣，與僧尹天峰謀亂。成化元年，有石龍，號石和尚，糾合馮子龍數百人，四散剽掠。通令男聰約子龍舉事。乃於大石廠立黃旗聚眾，據海溪寺稱王，偽號漢，建元德勝。偽署將軍元帥，以石和尚為謀主，劉長子、苗龍、苗虎為羽翼，眾至數萬，劫襄、鄧境。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，懸榜曉諭，而未受分討之命。賊狂為故常，不肯散。恕聞於朝，曰：「民可撫也。而奸民好亂者，非兵不威。」

五月，命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，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，太監唐慎、林貴監軍，合湖廣總兵李震討劉千斤，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，搗其巢。

二年春二月，擢鎮守荊、襄王信為都指揮同知。劉千斤之亂，荊、襄震驚。信度房陵險要，自率數千騎往據之。調集民兵，不滿千人。賊四千餘人突至，圍攻之。援絕，信多張旗舉火，日夜不息，歷四旬。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，賊以為援兵也，驚潰，信追擊大利。

三月，提督荊、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言：「賊首劉千斤在襄陽房縣、豆沙河諸處萬山之中，分作七屯。臣等議欲分兵四路：一從南漳，一從安遠，一從房縣，一從穀城，犄角並進，克期會剿。」上報曰：「兵不可遙制，悉如卿所議行。」

五月，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荊、襄賊，平之。先是，圭至南陽，與撫寧伯朱永由南漳入，遇賊，誘之臨城，擊破之。永適有疾留鎮，圭與唐慎、李震、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，林貴、鮑政自安遠進兵馬良坪，喜信、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，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穀城進兵洞庭廟。賊見勢逼，千斤走壽陽，欲出陝西；苗龍走大市，欲出遠安。即調兵往壽陽，截其奔軼，千斤退保大市，與龍合。都指揮田廣進至雁坪，擊賊敗之，追及於古口山。明日，廣與諸軍皆會，進攻賊陣。斬其子劉聰、偽都司苗虎一百餘人。乘勝進兵，賊退入巢穴。山險，復兩淖，圭身先士卒，至格兜，賊憑險為拒。時諸路兵會已二日，攻之不能下。士卒聞圭來，倍奮勇。圭乃命劉清將兵千餘，由間道出賊後，焚其營，而自以大軍臨之。圭與震、儉攻其右，王信擊其左，鮑政衝其中。賊數萬餘迎戰，顧其營火，遂驚走，蹂躪死者無算，擊斬萬人。生擒劉千斤，獻俘京師，與苗龍等四千人，皆磔於市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，惟劉長子、石和尚遁去，深入巖險。會永病癒，更帥兵搜餘賊。

六月，石和尚集眾千餘，焚劫四川大昌縣，殺夔州通判王禎。命分兵討之。

冬十月，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。時石和尚、劉長子聚眾巫山，圭遣參將喜信、鮑政，都指揮白玉隨賊嚮往剿之。賊計窮食盡，乞降。圭遣指揮張英誘之，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喜信營，受之。長子詣信營乞食，信餉之，俾居近營。既而並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偽職常通、王靖、張石英等六百餘人。事聞，上命搜捕餘黨，賊平。諸將忌張英功，譖於朱永，謂英多獲賊賄。以事誣殺之，遂班師。

十一月，磔石和尚、劉長子於市。敘平荊、襄功，進撫寧伯朱永為侯，李震與寧伯，白圭進太子少保。

四年春三月，改戶部右侍郎楊璇為右副都御史，撫治荊、襄、南陽流民。

六年冬十月，荊、襄賊李鬍子聚眾反。先是，賊平，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。會歲大旱，流民入山者九萬。李鬍子，新鄭人，劉千斤餘黨也。千斤敗，與其黨王彪走免。糾合餘黨小王洪、石歪膊往來南漳、內鄉、渭南間，復倡流民為亂，偽稱太平王，立「一條蛇」「坐山虎」等號，官軍屢捕不獲，荊、襄、南陽為之騷然。

十一月，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、湖廣、荊、襄軍務，討李鬍子。

七年春正月，右都御史項忠至襄陽，以見卒寡弱，請調永順等土兵。從之。諸將請速進，忠曰：「流民逃聚山谷，陷盜中，不能自脫耳。」乃駐兵分佈險要，遣人持榜招諭，有能去賊自歸者，禁勿殺。於是民多攜老弱來歸。王彪自變量千人規軍，且阻歸者，出不意擒之。兵部尚書白圭言：「賊黨困饑寒，出於迫脅。宜敕項忠相度機勢，計撫綏長策。不必調永順、保靖土兵，以滋騷動。」忠奏曰：「賊據險在萬山中，復有流民從之，患將不測。臣奉詔旨，開諭生路，流民攜扶老幼出山；日夜不絕，計四萬餘。今若中止土兵，恐民聞之，仍懷疑懼。且王彪雖授首，而渠魁李鬍子尚伏竄。設復再聚，重調為難。」上報曰：「土兵已到，嚴約不得擾民。其流民在山，眷戀生業，不至為非者，用心設法撫安之。」

十一月，荊、襄、南陽流賊平，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，敕留撫治。忠之用兵荊、豫也，遣人持榜，入山招諭。負險不服，即縱兵剿不赦。李鬍子勢孤，潛伏山寨。忠遣副使餘洵、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，遇鬍子於竹山縣，盡死拒敵，為官軍所擒。小王洪尚有眾五百，屯於鈞州龍潭，亦破擒之。幾遣還鄉者四萬，俘斬二千人，編戍者萬餘人。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，家業延子孫，未嘗為惡者。兵入，盡草薙之，死者枕藉山谷。其戍湖、貴者，又多道死，棄屍江滸。議者謂忠此役，實多濫殺。既樹平荊、襄碑，或亦呼為「墮淚」，以嘲忠云。

十二月，都御史項忠獻荊、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，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，坐罪有差。

八年夏四月，給事中梁璟疏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、御史劉潔、總兵李震，縱殺要功。上曰：「荊、襄流民為患，中外皆以為慮。今及蕩平，即議其後，非所以激勸天下也。」兵部尚書白圭又言：「忠所上荊、陽功次文冊，與震前後不同，請勸。」上亦不聽。

五月，都御史項忠乞致仕，慰留之，召還院。先是，有星孛於天田，言者謂荊、襄殺戮所致。忠再疏自列，因乞骸骨。上溫旨答之。

二年春二月，命都御史原傑經略郟陽，撫定流民。自成化初年，陝西至荊、襄、唐、鄧之間，皆長山大谷，綿亙千里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，劉千斤之亂因之。至李鬍子復亂，流民無慮百萬。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之，死者不可勝計。祭酒周洪諤乃著《流民說》，略曰：「昔因修天下《地理志》，見東晉時廬、松之民，流至荊州，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；陝西雍州之民，流聚襄陽，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之側。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，南雍遂並於襄陽，垂今千載，寧謐如故。此前代處置荊、襄流民者，甚得其道。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，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，置官吏，編裡甲，寬徭役，使安生業，則流民皆齊民矣。」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。至是流民復集如前，賓乃援洪諤說疏上之，上可焉，命傑往蒞其事。

秋七月，北城兵馬使目文會疏言：「荊、襄自古用武之地。宣德間，有流民鄧百川、楊繼保匿聚為非。正統中，民胡忠等開墾荒田，始入版籍，編成裡甲。成化年來，劉千斤、石和尚、李鬍子相繼作亂，大臣處置失宜，終未安輯。今河南歲歉民饑，入山就食，勢不可止，能保無後日之患？經條上三事：曰荊、襄土地肥饒，皆可耕種，遠年入籍流民，可給還田土，所附籍者領田土力耕，量存恤之，其願回籍者聽。曰流民潛處，出沒不常，乞選良有司為之撫綏，軍衛官為之守禦，則流民自安。曰荊、襄上流，為吳、楚要害，道路多通，必於總隘之處，加設府、衛、州、縣，立為保甲，通貨賄以足其衣食，立學校以厚其風俗，則其民自趨於

善矣。」上大是之，命都御史原傑采其言用之。

九月，都御史原傑奏言：「信陽、固始等州縣，南抵蘄、黃，西接荊、襄，東連鳳陽、霍丘，山勢綿亙，河流四達，盜易出沒。且鳳陽、陳州，近皆被災，流民載道。盜入霍丘，劫帑藏，執縣官，民庶騷動，誠宜思患預防。今請於汝寧所屬信陽等一□三州縣，令二司巡守官選壯丁，備器械馬匹。委任二官督之，緝捕盜賊。又信陽軍民雜處，奸盜尤眾，請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官，俾得專御盜賊，禁治銀洞。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，四野曠漫，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，今請遷置縣馬頭山。」詔悉如所言之。

□一月，開設湖廣鄖陽府，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、衛、所及縣。時都御史原傑遍置諸郡縣，深山窮谷，無不親至。至則宣朝廷德意，問民疾苦。諸父老皆忻然原附版籍為良民。於是大會湖廣、河南、陝西撫、按、藩、臬之臣，籍流民得□一萬三千餘戶，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，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，許各自占曠土，官為計丁力限給之，令開墾為永業，以供賦役，置郡縣統之。於是湖廣割竹山地，分置竹溪縣，割鄖、津地，分置鄖西縣；河南割南陽、汝州、唐縣地，分置桐柏、南召、伊陽三縣；陝西析商縣地，為商南、山陽二縣，而以商縣為商州。使流寓土著者參錯以居。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，以統鄖、房、竹山、竹溪、鄖西、上津六縣，且立行都司、衛於鄖陽，以保障控禦之。經畫既定，乃上其事。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，諸州、縣皆選鄰境良能吏，習知其事者為之。又以地界三省，無統紀，薦御史吳道宏才望，請代己任，得兼制三省，撫治八郡，居鄖陽。上遂擢道宏為大理少卿，代傑撫治。馳璽書賜傑召還，以為南京兵部尚書。傑勞苦成疾，南還，竟卒於驛舍。荊、襄之民聞之，無不流泣者。尋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道宏為右僉都御史，開府鄖陽，著為令。

谷應泰曰：

鄖陽斗絕，西北錯處陝、蜀，南下則光、信、南陽、豫州之域。漢北楚山，又皆蜿蜒互屬，下抵鳳陽、廬、霍。地遍千里，壤接數省，河流四達，複嶺萬里，麇羅之故國，鬻熊之邊陲也。終元之世，嘯聚不散。高皇削平，竟虛其地，禁民勿入。夫亦周終徙洛，漢不復豐，惡其淵藪，遂作丘墟。然而鄖處萬山，林篁叢密。地既紆迴，利堪樵給。流民生長，莫隸版圖，家占土田，不知租稅。此亦桃源之於武陵，五丁之於蜀道矣。

流聚既多，遂生雄長，天水泥丸之志，尉陀坐大之形。劉通以膂力號劉千斤，石龍以妖識號石和尚。憲宗之世，潛號改元，唐、鄖、荊、襄，騷然不靖。白圭以大司馬出督，五道俱進，敗之南漳，懸軍深入，焚其中營。千斤獻俘闕下，而臨陣斬獲者萬有餘人，蹂亂走死者不可勝算。兵威懲創，於斯烈矣。既而劉長子又有餘黨復聚巫山，圭發師掩捕，連營入討。食盡援窮，誘殺渠帥，獲縛者復六百餘人。而上猶命縱兵誅剿，必無噍類。示不臣之炯鑒，明天威之莫犯也。既而李鬍子又以餘黨構亂荊、襄，項忠主剿尤力。遍召土兵，進營竹、房，陳俘二千，編成滿萬。乃史稱其草籬良民，枕藉山谷，戍多道死，屍棄江乾。項羽盡屠外黃，荊楚遂築京觀。不是過也。

然而流民入山就食，雲集如前。大臣悔禍，始議更張。洪謨著《流民》之說，文會有三事之陳。原傑乃披榛履險，宣佈慰問。於是山東之民扶杖聽詔，河北之老流涕觀軍。入籍者□一萬三千，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。各占曠土，並輸賦役。割地三省，設置六縣，而鄖陽巍然重鎮矣。鄭國成渠，秦溉萬頃；受降河外，唐築三城。國寶慢藏，利器誨盜，非惟棄險，實啟戎心。故一介之吏，賢於□萬之師，覆鉏之民，勝於組練之甲。然後知飲至凱旋，稱俘獻廟。當時虔劉我赤子，抑又何多也。原傑崎嶇佈置，竟以勞卒。萊公雷竹，叔子峴碑，視死人如刈，以為己功者，吾又以傑為百世如生也。